



牧人著

火烧养马场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2580

27105

821
2880

火 燒 養 馬 場

牧 人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革命战争故事；是“爱怜的人”和“吴刚大闹花灯”两书的續集。內收“三里桥”“火烧养马场”“沸水烫鬼子”“意外的遭遇”“人民的好兒子”和“石头桥下打汽船”六个短篇。它連續描述了由吳刚率領的一支地方武裝部隊，在苏北地区反清鄉、反伪化的斗争中，对日伪軍進行巧攻奇襲的英勇战斗故事。

火 燒 養 馬 場

牧 人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78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2/16 字數：48,000

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5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498

定價(5) 0.16元

目 次

三里桥.....	1
火燒养馬場.....	9
沸水燙鬼子.....	24
意外的遭遇.....	34
人民的好兒子.....	43
石头桥下打汽船.....	54

三 里 桥

早在去年秋天，吳剛用“棉花船”的計策打死了劉富以後，鬼子就在三里橋橋頭修了一道圍子，築起一座兩層樓的大碉堡，經常駐着十幾個偽軍，四、五個鬼子。

敵人在三里橋口安上這個小據點是有他的用心的，因為北鄉的船隻非從這橋下的一條內河裡出港不可。不管是來往的貨船，或者是新四軍過大河的船隻，都要從這裡進出。在橋口安上據點，一則可以攔住貨船抽稅，二則阻止新四軍的交通。

楚正曾帶着吳剛的小隊對這個橋頭據點偷襲過幾次，可是都沒有成功。

自從三月一號北坎至丁堰一綫的竹籬笆被燒得精光以後，吳剛接到謝明區長的指示：設法拔掉三里橋這個據點。

經過一個相當時間的偵察以後，謝明反復地研究了吳剛所偵察到的情況，決定“智取”。

據點安在橋西的公路北邊，小河南岸。四周是一人半高的灰磚牆，牆頂上還張着鐵絲網，碉堡像只大糧食屯子似的立在當中，二樓駐着五個鬼子，一挺歪把子機槍，三支三八式步槍；底層是十六個偽軍，号称“獨立分隊”。隊長叫馬德龍，在吳佩孚手下當過兵，一臉的大麻子，綽號叫“花公鷄”。他練過拳，有力氣，而且槍法很准。他專門下鄉綁票交給李二麻子，然後再從李二麻子手裡分贓。所以雙甸鎮的老百姓都說：大麻子和二麻子一鼻孔出氣。

三月九日早晨，刮着漫天的东北風，天气很冷，穿棉大衣还是冻得直打哆嗦。吃过中飯又下起雨來，跟着就越下越大，……

吳剛已不得能有这样一个天气，于是便帶着十二个短槍隊員出發了。

天一黑，“花公鷄”和几个伪軍士兵在礮堡底層推小牌九。鬼子軍曹雄川一郎在樓上开留声机，唱的是“滿洲姑娘”，这声音隔得很远都能听到。

雨嘩嘩地下着，外面一片漆黑，从礮堡的槍眼里透出微弱的灯光，樓上樓下一片吵嚷声，直鬧到十二点，雄川一郎瞌睡來了，这才催着大家睡覺。过了沒有半个鐘点，睡在樓下通鋪外口的“花公鷄”便像豬羅似的打起呼來。

礮堡頂上臨時搭了一个哨棚，棚子下面站着两个哨兵，不时用三節头的手電筒向四面探照。

雨还是不停的下着，东北風把雨刮進哨棚里，打在哨兵的棉大衣上，虽然已是初春天气，但还是有些寒氣襲人。

那个叫張坤的哨兵說：“老兄，有酒沒有？”

另一个叫陈標的哨兵，是个山东人，一听喝酒，心就热了，笑着說：

“还有半瓶。喝！”

“喝！我衣袋里还有花生米。”

陈標輕手輕脚地从樓底下把酒瓶拿了上來，用花生米过酒，你一口，我一口地喝开了。两个人一边喝酒，一边談着女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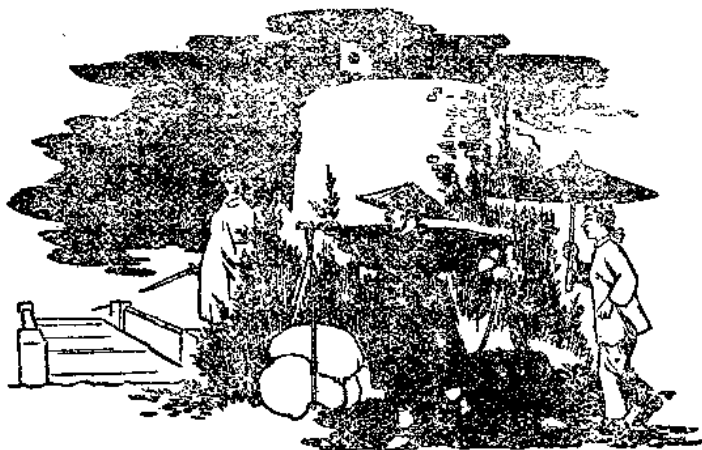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从河北由远而近的傳來一滑一跌的脚步声。

張坤凝神一听，說：“怎么，是人走路脚步声？”連忙掉过身來，拿三節头的手電筒向东一照——啊！一个老头披着蓑衣，挑着一副担子，一头是粮食袋，一头是鷄簍子，兩只鷄头伸在簍子上的網眼外面向四边張望。再向后一看，还有一个頂着雨傘

的大姑娘。張坤心想：這一定是偷過公路的，於是喝道：

“站住！”

老头和姑娘一听河南碉堡上叫他們站住，就連忙停了下來。



一个老头披蓑衣，挑着一副担。……还有一个頭戴雨傘的大姑娘。

陈标是个色鬼，一看有个大姑娘，便神魂顛倒地說：

“老張，俺們下去看看！”

張坤有些犹豫。

陈标又用手拐推推張坤說：“傻瓜蛋！送上嘴來的肉，你还不吃！”

張坤饒嘴，好吃，這誰都知道。伸在簍子頂上的兩只鷄頭，早已惹得他紅了眼，可是他又怕碰上北鄉的新四軍，所以沒有立即同意陈标的提議。這一點，他是比陈标的心細一些。

陈标沒有等張坤回話，把槍机一拉，吆喝道：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老头兒急急忙忙地回答：“送……姑娘回婆家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陈标得意地对張坤說。“下去看看吧！”

張坤再用手電筒向老头兒和姑娘照了一照，沒有發現什麼詭詐，但心里總還有些疑慮。干嗎半夜里走親戚？而且又是下雨。……

睡在樓下的“花公鷄”，正夢見抓了一付天牌對子，來了個“通吃”，忽然聽見樓頂上的哨兵一聲叫喊，一下驚醒了，滿心懊惱地罵道：

“他媽的！你們叫些什麼？”

“河北來了一個老头和一個大姑娘！”陳標搶着答道。他故意把“大姑娘”三個字叫得格外响亮，意思是讓“花公鷄”下命令去把他們拉進來。

“花公鷄”一聽有個大姑娘，眼睛突然亮了，連忙翻身起來，爬上碉堡頂，順着手電筒的光柱一看，嚙！真的有個大姑娘。

“花公鷄”本想自己出去瞧瞧，可是到了碉堡外口一看，外面一片漆黑，又是風又是雨，於是便命令張坤和陳標去把老头兒和大姑娘拉進來，自己披着上衣坐進熱被窩里等候。在電筒光里，他始終沒有看清這姑娘到底有幾分姿色。

張坤見隊長下了命令，只好硬着頭皮走出碉堡，從堦處突然走進黑暗里，就像走進了無底深淵一樣，眼前漆黑一片。剛一跨步，腳一滑，“噯通”一聲，像一根沒有立穩的木樁一樣，一頭栽倒在泥地上，摔得滿身都是污泥。

“真他媽的活倒霉！”

陳標門擦精，沒有摔跤，於是笑着說：

“今天是個好日子，老兄出門就來了個元寶翻，一定有喜！”

“有喜？還有財哩！老子的腰都差一點給摔斷了，你還說風涼話呢！”

張坤和陳標開了南面的圍子門，順着公路向大橋走去。

吳剛見碉堡上叫老头兒和大姑娘站住時，就帶着隊員順着

路埂下边向南爬去。……然后隱藏在桥口南面的窑坑里。他想，假如敌人到桥这边來，我們就乘机先过桥那边去。敌人若都到碉堡外面來，那就按照計劃行动；假如不出來，就趁着这个天气爬到圍牆附近埋伏下來，等天亮敌人开閘子門时，一下冲進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不过，这样就要付相当大的代价。

原來老头是周仁貴扮的，姑娘就是小馬。

周仁貴披着蓑衣，把担子放在地上，右手抓着插在怀里的駁壳槍。

陈标走在前面，張坤拿着手电筒走在后头，过了桥，陈标心想：不要大意失荊州，“呱啦”一声把子彈推上了槍膛，喝道：

“把双手举起來！”

周仁貴一听叫他把手举起來，心里一驚：好家伙，看样子，倒是个老在行！举起手來吧，怕敌人先用槍把他釘上；不举吧，又不行。

周仁貴只好解开蓑衣举起了双手，小馬也一手拿着傘，一手举了起來。

陈标見老头兒已把手举起，才算放了心，連忙跑了過來。

小馬本來就生得很漂亮，再加在医院里养得很胖，臉上真是白里透紅，俊秀非常。陈标用手电筒一照，啊！真漂亮。臉蛋紅紅的，头上扎着印花毛巾，上身穿的是陰丹士林布的褂子。陈标毗着兩只大門牙，笑嘻嘻地走到他的跟前，鼻子一嗅，香噴噴的一股脂粉味，他便向前准备动手动脚。……

張坤就一直在注意着簍子里兩只母鷄。他用威吓的口气說：“籠子里裝的什么东西？”

“嘿嘿嘿……兩只鷄和二升黃豆！”

“报过稅嗎？”

“先生！”周仁貴說着就順帶把手落了下來，“送給親戚的，还

要报税嗎？”

“媽的，你这老混蛋想半夜逃稅！”

周仁貴裝作不知所措的樣子，結結巴巴地說：“哪……敢……”

陈标掉过头來，說：“老張！跟他罗嗦个屁，干脆充公！”

“对！”張坤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弯下腰去翻粮食口袋，看看里面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

陈标看見姑娘突出在胸前的一对大奶子，活像發酵的饅头，口水几乎都要滴下來了，上去就乱抓乱摸。小馬假裝“咽”的一声，一个轉身，伸手从腰帶上摸出短槍來，陈标沒有發覺，上去就抱住了他的脖子，剛要親嘴，突然覺得姑娘的腋窩里伸出來一支硬家伙，頂住了他的胸口。

“不要叫，叫就打死你！”

在这同时，張坤的背脊上也被一支硬家伙抵上了。这时，两个人都像被打愣了的鷄子一样，呆呆地站住了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張坤心想：今天一出炮樓門我就知道不好——出师未捷，先摔了一跤。他媽的！总是吃这“夸熊”的虧。

陈标平时呱呱啦啦像只嗜食的鴨子，看起來好像滿有神气。这时却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，完全癱軟了。

吳剛一听北边周仁貴得了手，立即爬起身，对張平說：“上！”

吳剛拎着二把駁壳槍，帶着張平、宋超一起八个隊員，穿过了大桥，直奔圈子門冲去。

“花公鷄”背靠在牆壁上，輕聲地哼着“游龍戲鳳”，心想：鳳姐馬上就要來了。

樓上鼾聲如雷，“花公鷄”知道这不是別人，正是胖子雄川一郎。

樓下偽軍們睡成一條綫，十五條步槍斜挂在牆壁上，吊在

楼板底下的煤油灯，像一个快断气的病人，那么暗淡而無生气。

这时，院子里傳來一陣雜乱的脚步声，“花公鷄”精神一抖，心想：來啦。問道：

“陈标！”

走在前头的吳剛，一听碉堡里有个夸音喊陈标，估計一定是叫剛才出去的兩個人，他沒有回答，怕回答了会露出馬脚來，只加快脚步，一滑一跌地奔了过去。

“花公鷄”哪知道会有这么一出戲！因此，还以为外面沒有听見，于是又問：

“陈标！人帶來了沒有？”

先前碉堡頂上喊叫周仁貴站住的时候，吳剛听見那个哨兵也是个夸子，因此也裝着夸声回道：

“帶來了！”

“花公鷄”嘴边上叼着香烟。因为剛才推牌九贏了錢，加之馬上就能看見一个姑娘，心里非常快活，所以吳剛这样回答，虽然和陈标的声音有些兩样，他也沒有仔細辨別。

吳剛个子大、腿子長，張平落在他后头有四、五步。

吳剛一進門，“花公鷄”一看，一个像金剛似的大个子，端着黑烏烏的一支駁壳槍对准了他，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吳剛一对烏溜溜充滿勇敢精神的眼睛，緊緊地盯着他，示意他放老实一点，別嚷叫，不然二拇指一勾，就請他回老家。

“花公鷄”会看風色，就他这二十多年的經歷來說，土匪、軍閥、國民黨、偽軍……他都混過了，什么都見過，眼一眨，灵机一轉，便笑道：

“同志！”

吳剛把左手一擺，又使了个眼色，意思叫他別响。

張平帶着四个隊員，一進門就把牆上的槍給卸下了。

卸牆上的槍，免不了有聲音，那么就一定會驚醒人，一個偽軍睜眼一看，七八支駁壳槍都對着他，一時吓慌了，“哇”的叫了一聲。

樓上的雄川一郎聽見樓下一聲怪叫，又聽見亂七八糟的响声，于是嚷道：

“八格牙魯！吵鬧的不行！”

吳剛一听鬼子醒了，連忙奔上樓梯。

雄川一郎聽見有人急急忙忙的上樓梯，知道不妙，大叫一聲翻了起來，想奔到東面桌上拿機槍。這時其它的鬼子也驚醒了，從被窩里跳起來，就想抓槍，吳剛一勾槍機，“咔！”是顆瞎火！可是再要把這顆瞎火子彈拉出來已晚了，因為雄川一郎已跑近東壁桌跟，再遲兩秒種機槍就要被雄川拿到手了。

吳剛一個箭步撲了過去，抱住了雄川一郎的肥腰，用力向剛從鋪上立起身來的鬼子一摔，正巧摔在兩個鬼子的身上，三個人跌成一堆。這時另一個鬼子已拿起一條步槍，推上子彈，正要向吳剛射擊，恰巧張平上來，“叭”的一槍把他干倒了。

雄川一郎見勢頭不好，爬起來一拳就把吊着的燈打熄了。

吳剛比他更機警，連忙臥倒把瞎火子彈退出，重新上了頂膛火，叫道：

“張平！”

“有！”張平伏在樓梯口沒有動，吳剛心中有了數，對准西面“噠噠噠……”就是一梭子子彈，樓板上立刻響起了呻吟聲。

因為剛才吳剛只顧上樓打鬼子，就沒有來得及把“花公雞”交給專人看管，待樓上槍一响，樓下偽軍一亂，“花公雞”乘機“嗖”的一下從鋪上跳了下來，穿出了大門，跌跌撞撞，一溜風跑走了。

周仁貴一听河南槍一响，立即押着兩個俘虜上河西來，剛剛

过了桥，看见从圈子门里竄出来一个人影。

小馬問：“誰？”

黑影子一声不响，掉头就向西跑，周仁貴知道定是敌人，自己人不会向西，于是瞄准一槍，正打在“花公雞”的左膀子上，可是这家伙有点功夫，身子一縱，跳过外壕溜走了。

楼下一个隊員連忙拿了只手电筒登上二楼，剛向里面一照，楼角地板上“叭”的一槍，把这个隊員打伤了，倒在地上。吳剛沒有來得及照顧被打倒的这个隊員，連忙扑了过去，一把揪住那个开槍的鬼子的腦瓜子，兩人便在地板上扭打起來。

張平見吳剛在和鬼子扭打，連忙拾起受伤的隊員的手电筒一照，吳剛一双大手正緊緊地拑住了鬼子的咽喉，鬼子的兩只黑眼球直往上突，兩只手和脚也直舞。張平立即帮助吳剛把这鬼子捆了起來。这时，搏斗告一段落了。

吳剛隨即命令大家把俘虜押出圈子，把負伤的同志抬走。然后叫周仁貴帶兩個隊員把灯里的煤油通通倒在楼板上和楼梯上，把所有的被子也都堆在楼梯上，一把火燒着了。……

这里虽然离双甸只有三里路，可是鬼子并不敢出来，因为下雨天黑，出来怕遭到埋伏。因此，吳剛領着隊員，押着俘虜帶着战利品，从容不迫地离开了三里桥。

当他們走出了三里多路以后，桥头据点的碉堡上，已是一片火烟了。熊熊的火光，映得滿天通紅。

火燒养馬場

如东縣大河北岸的竹籬笆被燒光以后，鬼子始終沒有把它修复起來，因为江北沒有这么多的竹子，若从江南运过来的話，最少要兩個多月的時間，加之田里的麥子漸漸高了，天气也暖和

起來，人們不但黑夜可以過這條雙甸至岔河的大河，即使白天也可以偷偷地涉水通過。因此，鬼子干脆就不再修筑竹籬笆了。但為了限制當地的新國軍和老百姓的活動，駐紮東海邊大据點——掘港鎮的坂垣大佐，為了封鎖這條河岸，向南通鬼子師團部要來了一個騎兵分隊——三十六匹洋馬，駐紮在岔河北街，專門巡邏、封鎖西起雙甸、東至馬塘的這一綫河岸。

這隊受過專門訓練的法西斯匪群，真可說是舉世無匹的殘暴者。大河兩岸稍有一點風吹草動，他們洋槍就打。

大河北岸的麥子長得有尺把高了，綠油油的一眼望不見邊。春天，青黃不接的時候，人們勒緊着褲帶，望着還未含苞的麥苗，屈指算着日程，等待着收成！

河北岸淡黃色的公路上，不時有高大的栗紅色馬群出現，騎在馬背上的鬼子，倒背着馬槍，腰里挎着三尺長雪亮的馬刀，凶惡地向四面八方張望着。洋馬昂著頭，在平坦的公路上奔跑，馬身後面揚起了一縷縷烟塵。當它們奔馳得疲勞了的時候，鬼子們就把纏繩一撒，讓馬到麥田里用它們的長舌頭卷食麥子。人們蹲在屋子裡，偷偷地從門縫裡往外望，看到那盼了四五個月、快要收成的麥子被洋馬的大舌头像風刮殘葉般的卷了去，他們的心都要碎了。

麥子——是他們的命根子！沒有它，年老的媽媽，爬在地上的孩子，所有靠土地吃飯的人們，怎麼活命呢？

大洋馬吃飽了，鼓著肚皮，放開嗓門，叫了兒聲，便奔上公路，疾馳而去。田里蔥綠的麥子變成了黧黧頭，禿頂的麥穗在驟風中顫動着。

三月中旬，也就在吳剛打了三里橋後五天的一天半夜裡，謝明區長接到縣委的緊急指示：盡一切力量對山島少佐所率領的騎兵分隊給以致命的打擊。

謝明令吳剛到岔河鎮進行內綫偵察。

要進岔河，少不了陳亭甫這個關係。因此，謝明又帶着短槍隊，偷偷來找陳亭甫了。一年來，陳亭甫對世道的看法有了一些轉變，日本人光鼓吹他的清鄉勝利，可是新四軍却越打越多，他暗地里想：新四軍深得民心，日後一定能成大事，那時我陳亭甫少不了也有一功！最少我這份家當可以保住了。因此，先前那種應付的態度也隨之轉變了。加之謝明又給他講了一番當前的國際形勢，同時夸獎了他几句，他心里像吃了蜜棗一樣，甜滋滋的非常高興。把人帶進岔河，他可以保證，但他的條件：一進柵欄門他就不管了。謝明區長也同意了他這個要求。其實也沒有必要把這個關係在敵人面前暴露出來。

從北柵欄門到岔河街，要先走過五十多米達的一塊空地。在這段路上，還有十幾家商店，其中有一家座東朝西的鐵匠鋪，門旁一塊滿是煙灰的木板上，寫着“馬成新鐵匠鋪”六個大字。老板馬云清，已是四十開外的人，聽說他在年青的時候，大概在“民國”十九年——也就是蘇北一帶鬧暴動時坐過牢。他很沉靜，作生意也完全與一般的商人不同，所以一般鄉下人都喜歡到他店里買農具。店里除了他還有兩個徒弟。大徒弟顧一平來店里已五年多了，小徒弟不知叫什麼名字，人家都稱他“陳大鎖”。他是去年才到店裡做學徒的。

早晨，太陽紅彤彤剛從東方爬上地平綫時，岔河附近四鄉的人們已進了街。馬家鐵匠鋪正在响着“叮當！叮當！”的打鐵聲。

有一個挑着紅草的大个子走到店門口，低聲地說道：“草要嗎？草要嗎？草要嗎？”接連喊了三聲。

馬云清不在店里，顧一平正用老虎鉗子鉗着一條燒紅了的鐵塊，放在鐵墩上，陳大鎖雙手掄着錘頭往下打，火星四濺，發出

有節拍的叮当声。

陈大鎖一看有个賣紅草的人站在門口，嘴里連声叫喊，因为只顧打鐵，沒有所清他說的什么，便連忙放下鋤頭走到門口，沒有講話，只是用疑問的眼睛看着那个賣草的人。这时，賣草的人又低声地說：“草要嗎？草要嗎？草要嗎？”不多不少，还是三声。

陈大鎖一听心中有了数，微笑地回答道：“草我要，就是沒有錢。”

賣草的人笑着說：“和你換鋤頭。”

“可以可以！”大鎖答。

賣草的人連忙把紅草挑進店堂，卸下了扁担。这是一条簇新的桑木扁担，看样子还没有用过，扁担中間还貼着像五香豆腐干那么大的—張紅紙，上面寫着一个“福”字。

大鎖和賴一平嘰咕了几句，連忙帶着賣草的人走出后門，穿过一个小院子，進了一間青磚牆的小屋，屋里擺着兩張鋪，中間放着一張方桌，牆上挂着四幅山水画。

大鎖讓賣草的人坐下，問道：

“同志尊姓？”

在敌占区，“同志”这两个字的称呼該有多么親切啊！賣草的人連忙欠身回道：

“我姓吳！”說着，把扁担放到門后。

大鎖眨了几眨眼，驚奇地問：“您——”

“吳剛。”

“哦！我常听老馬同志說起您，說你們在這一帶挺活躍！”

吳剛謙虛地笑了一笑。

門外進來了一个臉色黧黑，長着絡腮胡子的人，大鎖連忙向吳剛介紹道：

“这是老馬同志。”

吳剛連忙和對方握手，說：“我叫吳剛，謝明同志派我來的。”

“請坐吧，老吳。”馬云清鬆開手邀吳剛坐下。

吳剛連忙從門後取出扁担，用食指蘸着唾沫抹在紅“福”字的四周，然後輕輕地把它揭開，從裡面拿出折得比豆腐干小四分之一那麼大小的一張紙頭，他拿着它慎重地遞給馬云清，並且嚴肅地說道：

“這是我的關係信！”

馬云清小心地展開紙頭，上面寫着幾行像螞蟻大小的鋼筆字——

馬云清同志：

吳剛同志系中共正式黨員，現有緊急任務來您處，一切請面洽。

謝明

他連續讀了兩遍，然後從口袋裡掏出洋火划着，將介紹信燒了。說：

“小陳同志，您到店門口去照顧照顧。”

陳大鎖懷着一顆好奇心，舍不得走開，呆了半分鐘的時間，才慢吞吞地走出去。

“談吧，老吳。”馬云清坐在吳剛身旁親切地說。

山島的馬群就養在馬家鐵匠鋪正西街後一塊空地上。岔河街上所有空房子的磚瓦都被鬼子、偽軍拆去修了碉堡圍牆，馬場占地很大，沒有這麼多的磚、瓦、木頭，只好用竹子搭架子，頂上鋪蓋麥草。

今天正拉了些民伕，在馬場的四周砌泥牆，可是街里沒有這麼多泥，一定要從柵欄子門外挑進來，這樣工程就來得慢了。

山島的一個分隊就住在養馬場南面一家當舖里。因為他們